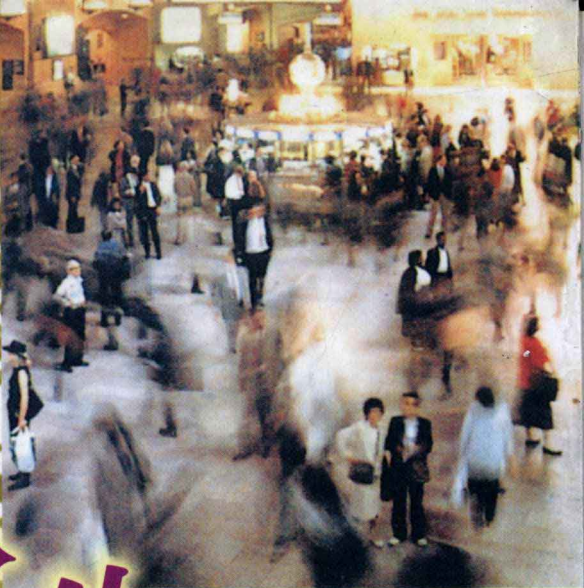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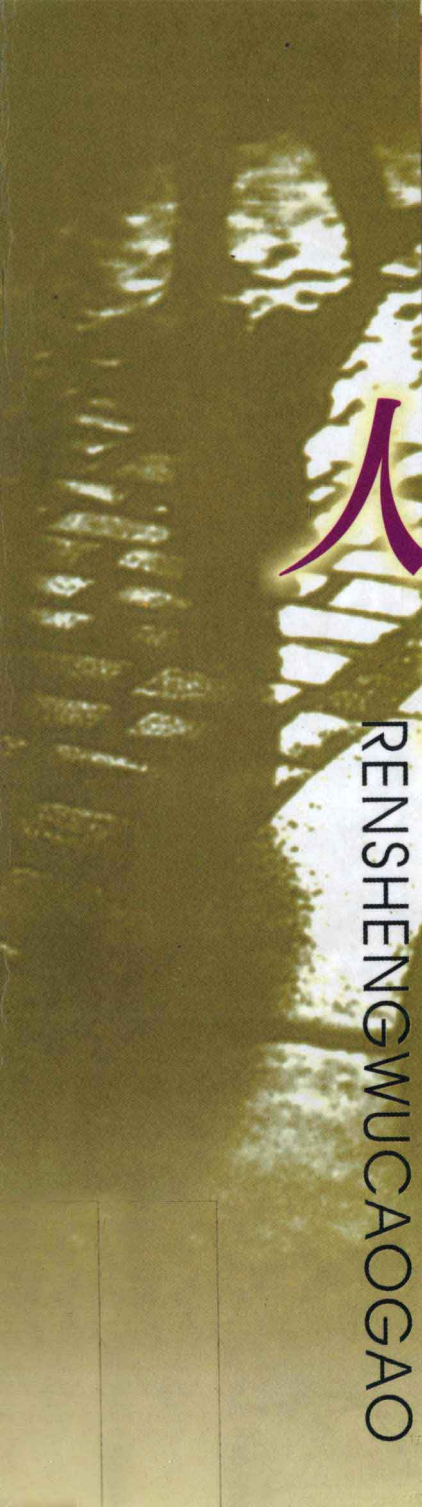




人生 无草稿

○ 张援朝 著

人生无草稿，
历史无法改变。
所以，
有的失败未必是成功之母。

RENSHENGWUCAGOGAO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人生 无草稿

○张援朝 著

人生无草稿，
历史无法改变。
所以，
有的失败未必是成功之母。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生无草稿/张援朝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224-06239-1

I. 人...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105 号

书 名: 人生无草稿
作 者: 张援朝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百花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1 插页 8.25 印张
字 数: 181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4-06239-1/I·1130
定 价: 13.00 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7205196)



自序

大家出书都作序，平常人写书，自然也要。当今假冒充斥市场，是都想要名人名牌的缘故，常人盖无此虞。只要你有颗平常心，不请名人签字，无须高人作序，心中自然就踏实些，况且文字属个性创作，本无须攀附。

与同代人的经历大致相同。生于共和国初，对政治上的反右和“大跃进”记不大清，后来的革命运动却是刻骨铭心。学习雷锋时，看他的电影和同学们一起掉泪，抹桌椅扫地的活没少干，雷锋却没学好。“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中，因家庭成分不好，没能在“风口浪尖上”去搏，只游移于底层，比目鱼一般。跟大家一块儿上山下乡，一块儿回城，一块儿晚婚和计划生育。最后终于遇上了改革开放，可以自由选择前途职业和活法了，想入非非地要大干一场，却不幸发现，当初为不至“空悲切”而倒背如流的许多“革命理论”及“最高指示”竟一概派不上用场——白玩儿，唱过成百上千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誓词，只剩下惭愧不

已。荒谬的时代，锻造了我们这批特殊的“接班人”。据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可系铃人均已驾鹤东游，只好靠自己，还是自己靠得住。

如今出书已不是著作家的专利。林林总总的书架上，少了咱也不少，多了咱也不显，给这繁荣增砖添瓦也算一幸事。倘有些对口味的读者闲来翻一翻，便是有了朋友。只谨记着哪位名人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因而尽量将不该说的话少说，该说的话压缩，压果汁一样努力，心里却不大情愿。因为果汁喝多了未必就好，吃着水果，嘴上嚼着品着，连纤维一块儿进肚，对肠胃也有益。人都爱讲自然美，做起事来却不那么想。吃的讲究食不厌精，穿戴要精品，做人须是精英，连牛奶都要脱了脂才好。所以写起来常常是写了画，画了改，像是家里来了贵客，慌忙把自己最好的收藏都选出来展示一番，这样忙乱，难免出错，弄不好倒将别人欣赏的东西给遗弃了也未知。人的爱好终究不同。

自国门打开之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们像是进了迪斯克舞场，由不得你走进去摇头摆尾起来。做的多思考的少了，为稻粮谋的作家们难免也要写些得实惠的文章。不少圈内圈外的人抱怨人心不古，其实这也不是新调子。当人们厌倦了各式各样空洞的政治口号后，希望做些实惠的事理所当然。在经济大潮渗透到各行各业的今天，文人摇摇笔杆儿的偏激，比起政治家们挥挥手就招来一场触及灵魂的大运动要渺小得多。只是以钱为终极的人生，毕竟不大踏实，究竟该如何？却又茫茫然了。许是得了金库的人发现其实不过如此，因为能买到的东西，仅是市场上毫无血色的商品，在青春面前、真爱面前、幸福面前，它暴露出致命的弱点——无能为力！

人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一个美好的位置，希望不再被欺被骗，从而走二者的极端。

远远地看森林树木，如雾中看花一般大致相同，走近则大不同，所以平常人生活看似平凡，其实常人无“常”。相信人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感受，虽然它确实不够伟大。

未来是未知的，只好在历史中去批判、寻觅；历史又是有所历所知的人所写，于是就生出许多文章。这本平常人的笔记，虽没有名人那种自觉“字字珠玑，虎虎生风，不禁拍案叫绝，啧啧称赞……请读者老爷猛掏银子”之豪情壮志，但确是认真地写过来的。当然，它也是由大历史造就。好歹自己不再多讲，这序还是打住的好。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目录

悠悠寸草·····	1
幸福藏在你心里·····	141
好人不少·····	143
读报随感·····	145
车屁股文化·····	150
死亡小议·····	151
凡人说名人·····	153
沉思·····	156
莫忘真情·····	158
坏人杨俊祥·····	162
思路拟景·····	165
诗三首·····	171
艾滋病与中国旧教育·····	173
标点符号与创作自由·····	176

2 人生无草稿

月是故乡明.....	179
闲话开车.....	182
孩子,你是对的	184
一张小纸条.....	187
圣洁的白白.....	190
红色传单.....	199
绿色革命.....	202
“理儿”的困惑.....	205
一个理儿.....	208
小鸟的启迪.....	210
生意人.....	211
门与锁的进化.....	214
历史的谎言.....	216
品味摩托.....	219
不是流派.....	222
圣坛.....	225
生命倒计时.....	240
人生无草稿.....	242
过街.....	246
丢失的玫瑰.....	249
小传.....	255

悠悠寸草

因你的渺小，方显出所有的伟大，你是大地万物的底色，是生命的基础——小草啊！

一鸣刚降生的那天，接生的苏联老大妈提起他的两只小脚，朝屁股上重重地拍了几巴掌，把他打得哭叫起来。这才放在磅称上一瞧。

“哎哟！”她惊叫起来，“八斤半！小家伙太肥啦，把你妈可害惨喽。”

其实她说错了。妈妈那痛苦的眉头已经舒展，绽开了美丽的笑容。奶奶说她梦见了一只金凤凰飞到家里来了，爷爷说季家的大孙子一鸣则已，一鸣惊人。一鸣的名字就叫上了。

才四岁一鸣就记事儿了。那天他去找兰姐姐玩，却碰上了魏嬷嬷那双三角眼。

“找谁？”她是兰姐姐的养母，对人总是凶巴巴的，“为啥不叫？”

“嬷嬷。”

“你来找谁？”

一鸣探头瞧瞧后院没有兰姐姐的身影，说：“我找你家老母鸡玩。”

嬷嬷难得地笑了。这不足四岁的小家伙也会撒谎。

“你学学小猪叫。我叫你姐出来陪你玩。”嬷嬷正用一根细麻绳纳鞋底，尖利的锥子被用得闪闪发光。一鸣用胖嘟嘟的小手指顶起鼻尖，另一只手拉下嘴唇，学着猪的样子哼哼唧唧地叫起来。嬷嬷高兴得不得了：“好好好！再让嬷嬷看看你动耳朵。”一鸣的耳朵便一前一后地动起来。这是小一鸣的绝活，没人能跟他比。他表演了好几个节目，嬷嬷还是不放过他。

他来这儿找玩儿，倒被嬷嬷当玩具玩了半日。不过一鸣可不这么想。因为他知道，只有嬷嬷允许，他才能和兰姐姐在一起玩，否则，姐姐要洗衣裳，还要挑水做饭扫地洗碗，忙得不可开交。

“一鸣，”兰姐姐却出人意料地从外面挑水回来了，“看你的小手脏得跟鸡爪子一样。”姐姐说着把他扯到水盆跟前去洗手。他却把水盆拍得水花四溅。看见姐姐满脸的水，一鸣咯咯地笑了，姐姐从不跟他发脾气。

兰姐姐上小学三年级，放学回来在小桌上写作业。他在一旁看她写，看着看着就趴在旁边睡着了。当爸爸从兰姐姐床上抱他回家时，他醒了。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他哭喊着挣扎着，有了诗人一般的失落感。一鸣从兰姐姐和妈妈身上读懂了女人的全部含意，勤劳善良、慈爱美丽，还有一种温馨的磁力。

五月端午的下午，妈妈叫一鸣拿两个炸糖糕给兰姐姐送去，他拣了两个最大的跑到姐姐家来。嬷嬷吃完饭出去串门儿了，

没在家。姐姐正在吃包谷面发糕就咸菜，稀稀的面汤能照见人影。

“糖糕！”姐姐的眼里放光了。她用双手接过黄澄澄的热糖糕，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完一个，就舍不得吃第二个了。她把面汤喝完，还把碗底的两节面条也捞干净，才收起碗来。

“给我婶婶留一个。”她拿纸把剩下的一个包得严严的，放在了桌边。

“嬷嬷去我家吃过了。”一鸣希望姐姐把两个都吃完，“刚才我妈说，尝尝，她就尝了。”

“那也要留。”

“姐姐，你为啥把嬷嬷叫婶婶？”“婶婶就是妈妈。”“骗人！婶婶不是妈妈。”“你是小孩，懂啥？”“我妈妈为啥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吃？嬷嬷为啥吃白面条让你喝汤？”一鸣非要问个明白似的。他突然又后悔了，因为姐姐那美丽的大眼睛落下了两滴晶莹的泪花。

夏天的晚上，兰姐姐用扫帚在一鸣家门口的大槐树旁扫干净一块平地，铺张大草席子和一鸣肩并肩躺着乘凉。睁开眼是明镜般的月亮，晶莹的星星伴着夏夜的微风，给人以无限遐思。兰姐姐给他讲白雪公主，讲牛郎织女和许多童话故事。尤其是那天，兰姐姐说是在学校学了一首歌儿她很喜欢，一鸣立刻要听。姐姐清了清嗓子，轻声唱了起来：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一鸣几乎觉得姐姐不是在用嗓子,而是用心在唱。连她那轻微的吸气,他都觉得感动不已。从兰姐姐的童话故事和歌声中,他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太美好,太值得留恋,值得爱了,而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兰姐姐。

妈妈要上班了,说是送他去托儿所,他不知那是个啥去处,高兴地答应了。可第一天来到这儿,妈妈跟陌生的李阿姨说了句什么,就撇下他一个人走了。李阿姨叫他跟妈妈再见,他回音一样地说了声“妈妈再见”,大人都说这是一种礼貌,可以给人愉快,他不愉快。跟陌生人说再见可以愉快。跟妈妈说再见,就陌生了。原来托儿所是和妈妈再见的地方,他讨厌这地方。

“阿姨,新小朋友哭了。”有个男孩看见了他的眼泪,告他的状。他不愿别人看见他的泪,好像隐私一般。爸爸说过,男子汉从来不哭。他用袖子抹掉泪水,冲上去猛推了这男孩一把。男孩摔倒在地上,大哭起来。原来他也会哭,一鸣得意了,觉得自己还是个男子汉。只是许多小朋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阿姨也说,她不喜欢爱打架的孩子。她为什么不喜欢,妈妈可没说过,一鸣才不在乎呢。

人们通常说,大学或初高中毕业生,离开学校走向工作岗位才算走入社会,其实孩子只要离开妈妈,已经算是了。

午餐后,阿姨把所有的桌子都拼在一起,铺上褥子放上枕头,活动室就变成了一个大卧室。小朋友不分男女,头朝外睡得整整齐齐。阿姨说谁先闭上眼睛睡着了,谁就最乖。一鸣努力闭上眼睛,可就是睡不着。一会儿,突然觉得脚心奇痒,睁开眼一瞧,阿姨出去了,一个调皮家伙在挠他的脚心。你打我一下,我捏

你一把，大床上乱成了一锅粥。

“阿姨来啦！”

屋里顿时一片寂静，大家又乖乖地躺在自己的位置上，睡着了一般，虽然被褥仍是一片狼藉。

这回阿姨不再走了，大家终于扛不住，真的睡着了。午觉比晚上睡觉要香得多，因为每次叫起床，一鸣都不大情愿从迷醉的梦乡中被唤起来，傻傻地坐在床上发呆。记不得从妈妈肚子里出来时的感觉了，也许就是这样，到这个世界上来干啥？讨厌。直到阿姨把他们一个个拖起来，用凉水洗了脸，这才恢复清醒。

一鸣特别喜欢午后那顿甜点心。每个小朋友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桌前，手背后，等待着厨房的阿姨先把一个洁白的小碟子发放到面前，像是看电影时开演前的加演，后面的内容还没出来，却已人心沸动了。小碟子是美食的信号，是甜点的外衣，也是勾起涎水的小东西。倘若谁的碟子是前几天用过的，碰巧又回到他面前，便引起兴奋的一声呼叫，像是得了什么机缘。甜点终于上来了，总是很少很少。常常是一块小圆酥饼，有时是半块枣泥月饼，或是一个水晶饼什么的。

这时阿姨开始说教：“先别着急，等发完了大家一起吃。后面的小朋友还没发到，谁要先吃，就太没礼貌了。我看谁是不懂礼貌的小朋友……”阿姨的唠叨还挺管用，大家自觉地手背后等待阿姨发完。其实小朋友们的胃早已开始咕噜了，每个人都馋得不得了，不停地咽口水。最后只听阿姨一声令下，大家都扑向这少得可怜的甜点。不到两分钟，风卷残云，吃得快的孩子便已经在舔盘子和手指上甜甜的余味了。而有几个女孩挺会吃，如果遇上是枣泥月饼，她们总是先慢腾腾地品尝外面那硬而且酥的面壳，把剩下的软软的枣泥搁在小手上团成一个圆球，这是一

个甜蛋蛋。一鸣这些男孩眼巴巴地看着女孩把那深褐色的甜球咬上一点点，然后再用小手把它团得圆圆的，直到满意为止，再咬一小口，再团，好像永远也吃不完这可口的点心。后来一鸣让妈妈把自己最喜欢吃的点心买上一两斤痛痛快快地吃过，可怎么也吃不出那种感觉了。妈妈说“点心”的味道就在一个“点”字上，当然一鸣读懂这个字，也只能在二十多年以后。

懂得太多，却失了童真，犹如丁冬清澈的山泉欢唱着汇入大河，在不觉中变得浑浊起来。

童年那幸福的时光，成了遥远的梦。

—

城市里的野草和戈壁滩的草儿一样，都需要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天敌却不同。后者与大自然搏斗，而前者却是人类。城里人只需要花园草坪的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人们都记得西安解放路与东五路交叉十字的东南角，有个叫“人民市场”的去处。那儿有唱戏的、说书的、摆小人书的……是当时平民百姓的文化娱乐场所，孩子们的天堂。

一鸣最喜欢那儿的小书摊。精彩有趣的小人书，摆满了书架。下午一放学，他就跑到那里的小条凳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大名著外，还有《聊斋》、《隋唐演义》及外国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鲁宾孙漂流记》……数老岳家的书最全。昏暗的屋里，散发着潮湿的霉味，一排排简易书架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神话故事、历史传说、武打侦破、世界大战、科学幻想等等，看一本两分钱。

这天，一鸣给了老岳一角钱，一气挑了五本，津津有味地享

用着。正看得过瘾，“嘭”，屁股上被重重地一击，他咧着嘴揉揉疼处，抬眼瞧见了父亲那张威严的面孔，搁下书就往家跑。

“哎，小子，我给你记着，下回这几本不收钱。”老岳叼着烟卷，手托黑乎乎的茶壶，笑眯眯地吆喝。

父亲一心想供儿子上大学，见不得他在这儿消磨时光。其实一鸣在班上学得挺好了，考试从没下过四五分，而且全部语文课本和解词背得烂熟，只是不知父亲何以如此苛刻。他讨厌课本。

竹门帘外，同院的小黑旦对着屋内的他挤眉弄眼。

“黑旦，去外面玩吧，一鸣要学习哩。”父亲忙着手里的活计，和气地说，他对别人的孩子总是这样和善可亲。

黑旦一溜烟地跑了，院里留下一片宁静。

黑旦是马家最小的儿子。去年跟他农村大姐家要了一只小鸡来养着玩，他吃饭时和鸡一块儿吃，他一口鸡一口。大人说鸡爱吃虫，他就跑到后院扒开砖头捉虫子喂。慢慢的，小鸡长大了，火红的鸡冠挺立在头顶，圆溜溜的眼睛闪着雄性的威风，身上的羽毛如缎子般闪闪发光，丰满的尾巴高高翘起，尤其那只铁钩般的嘴，啄起地上的东西“咚咚”震响。最让黑旦得意的是，他姐的女同学来他家，被这只鸡啄得大叫“救命”。

“黑旦！快把你的鸡关起来，啄人啦！”

“哈哈……”黑旦恶作剧地笑得特开心。

后来这只鸡被他宠得见生人就啄，院里的邻居开始向他妈告状了。“马婶，你家的鸡太厉害了。”小康妈在屋门口做着针线活说。

“是啊，”立峰奶奶扶着拐杖，弓着腰说，“该把它关起来。”

“杀了算啦，这哪像个鸡，简直是个疯狗。”立峰他爸从屋里甩出一句。他是供销社的干部，敢说话。

马婶只好把鸡关到厨房的一个笼子里。

“妈，把我的鸡关起来干啥？”黑旦放学回来，就把笼子打开。

“乖，你知道人家都有意见啦。”马婶用一根大擀杖擀着面条说。

“屁意见。恁大个院子连个鸡都不让跑。光要人有啥意思！”黑旦咬了一口馍，又给鸡掰了一块。

众人的意见越来越大。这只鸡不光啄生人，每天早上不到三更天，就鸣叫起来，音量大得足以和火车声相比，洪亮而且悠长，“咕咕咕”……吵得四邻不安。

马婶感到过意不去，同意让立峰他爸趁黑旦不在家时，把它杀掉。

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黑旦跑出去和街上的孩子玩弹球。院里几个男人跑前跑后地把鸡抓住，立峰他爸拿了一把菜刀，对着鸡脖子抹了两下，看看血出来了就撒手。谁知这只健壮的公鸡力大无比，它疯狂地飞跑出了院子，站在大门口老槐树下的一块石台上，依然昂首挺胸，闪亮的翼毛上沾满了鲜血，圆眼珠子更红了，雄鹰般的爪子稳稳当当地屹立在石台上，如雕塑一般。

“不行，我杀不了。”立峰他爸手发软，提着刀不敢上前。

“咋办？”马婶说话声有点颤，“这不是让它活受罪吗！”

正好一鸣父亲从外面回来。“快，一鸣爸，帮着把鸡杀了。”立峰奶奶捣着拐杖叫。

一鸣看见父亲一声不响接过刀，在石头上蹭了蹭，从后面一把抓住鸡，一刀就解决了问题。这只鸡再没站起来。

黄昏，贪玩的黑旦兴高采烈地回来。他今天赢了两个弹球，沾沾自喜地掏出来挑逗一鸣。

“妈，啥饭？”他一蹦一跳地先去厨房抓了个馍，像往常一样给鸡掰了一块。

“咕——咕——……”可是他不可能再给鸡吃什么了，“妈，我的鸡呢？鸡跑哪去啦？……”

“……”

知道原委以后，他大闹起来，把所有的蒸馍都掰成一块一块地往他妈脸上头上掷打。

“老妖婆，为啥要杀我的鸡？”他眼里浸着泪水。

“你这孩子，真少家教，哪有这样骂你妈的。”立峰爸停下手中的活计，严词训道。

“你们大人才少家教！”小黑旦吼着，“我的鸡有啥错？”

一鸣亲眼目睹了这场闹剧，他同情小黑旦。直到长大成人，也没忘记这次公鸡事件，忘不了那只巍然挺立、浑身是血的大公鸡。像所有家禽一样，从它生下来的那天起，已经失去自然法则中一般动物的意义，它仅仅是一盘菜而已。

二

草儿感激地沐浴在春雨中，天意却将善举变成古老的秩序。

“一鸣，下午游泳去吗？”小雷把断了背带的书包夹在腋下，挑战般地问。

“和谁？”一鸣慢腾腾地踢着一个石子儿，往家走，这颗石子儿活蹦乱跳地朝前滚去，带出一串清脆的响声。

“大龙他们都说好了，在豆芽坑。”小雷的球鞋后跟已经开缝了，张着大嘴巴，但他还照样一蹦一跳地把可怜的书包掷到空中，又接住，像玩篮球一样。